

十渡采風記(四)

藝術天地

趙之境

告別十三渡，師徒沿拒馬河西行，探訪十四渡至十八渡的深山幽境。郭先生隨景施教，時時研討筆墨線條與皴擦之道。

十四渡隱於層山褶皺之間，山勢平緩舒展，峰巒連綿起伏，線條溫潤柔和，褪去險峰絕壁的凌厲，盡展遠山含黛的悠遠。河道曲折繁迴，碧水澄澈如鏡，天光雲影盡映水中，山水相融。我取筆勾寫遠山輪廓，皴筆層層疊加，畫面漸顯滯悶。郭先生駐足點撥：「你看這遠山，山勢圓緩，線條要鬆而不散，皴不可堆砌過多，皴是補山之肌理，堆墨便無空靈之氣。」我恍然大悟，減淡皴擦，以淡墨鋪遠山，輕彩暈近灘，便寫盡深山古渡的靜謐悠遠。

十五渡東湖港，是西段山水的筆墨華彩。群峰拔地擎天，峭壁巍峨崢嶸，山勢雄奇壯闊。三疊飛瀑凌空傾瀉，漱石流泉，層層跌落，水聲清越回盪山谷。我勾勒高聳崖壁，線條有點生硬緊繃。郭先生輕聲告誡：「畫雄山，線條外剛內要藏柔，用筆不能一味猛硬。皴法隨岩石質地變化，堅硬岩壁可用短皴，鬆動坡土則宜長披，虛實相間，方能畫出山石質感。才能顯出北派山水雄秀兼備、蒼骨靈韻的風骨。」

十六渡山水漸歸疏朗澄澈，山形褪去峻峭，愈發蒼茫悠遠。河谷開闊，流水從容平緩，兩岸田林相依、村居錯落，山野煙火相融。遠峰含霧、淺黛朦朧，近林疊翠、綠意清幽，山河自帶詩意。此地景致極簡至淨，最宜簡筆寫意。郭先生說道：「到此處，線條宜簡，皴法點到即止，以淡墨勾

勒遠山，以留白觀雲水長空，便得山清水曠、意境空靈之態。」

十七渡大東溝，深藏幽谷清趣，是原生純粹的山野秘境。溝谷幽深，林木濃蔭蔽日，崖壁縱橫錯落，奇石隱於茂林深草之間，天然野趣盎然。清泉沿谷蜿蜒，曲水通幽，移步換景、步步成畫。十八渡為十渡山水最西盡頭，百里山河至此收束，意境遼遠蒼茫。長河婉轉、碧波悠悠，沿岸峰林連綿不絕。落日西垂景致絕佳，斜陽遍染山河，遠山鍍金、流水映霞，暮色溫柔。自十三渡溫潤藏秀，至十八渡遼遠收境，一路層山疊翠、曲水含情。西段十渡，遠離塵囂，獨守山河本真。峰、石、林、水、瀑、灘各得其韻，疏密虛實相生，一步一景、一渡一畫，皆是可入筆墨的人間清境。

此番追隨郭先生踏訪十渡，深耕十三渡至十八渡山水，親觀揮毫示範、耳聽教誨，累計完成十餘幅水墨山水寫生作品。

寫生席間，郭先生於一眾師兄面前充分肯定我的習作。他點撥，水墨山水之精髓在於留白，留白須合乎章法意境，方能讓畫面透氣傳神、氣韻悠長。同時勉勵我等常入自然採風悟道，融理論於實踐，知行合一，方能在藝術道路上行穩致遠、登高望遠。



●盛世麒麟·舞步——紙本設色 97cm x 90cm (2026年) 作者畫作

海辛有童真

舊夢難忘

沈西城

左派作家當中，我跟林蔭、海辛最為相好，時有品茗、晚酌。他們兩人是非常好的朋友，稔不離砵，砵不離秤，我就打趣叫他們做「依波路（手錶）仔公仔」，海辛一聽，笑得茶也幾乎噴出來，林蔭點頭認可，笑容可掬。海辛原名鄭辛雄，筆名：海辛、范劍，林蔭幽默，叫他「蠟筆小新」，無愠意，拱手接受，並回敬「大盜（道）林蔭」，滿座大笑，只是，友情洋溢今何在？

人盡皆知海辛為人民作家，小說傾向於描寫庶民生活，他同情勞工、弱者，為他們鳴不平。一回，林蔭教我看海辛的短篇，看得我涕淚交零，我對林蔭說：「人生已苦，何必苦上加苦。」對海辛更具敬意。林蔭說：「沈西城，你讀懂小辛了。」一直以為是小說大家、其實散文也不賴，只是小說名氣蓋過了散文，不大為人所知。羅琅這樣評價海辛：「海辛肯承認自己早年作品粗糙、稚拙，沒有很好構思，所以作品是隨歲月不斷在自我完善。」

「後期的海辛，以從稚拙進入爐火純青，得心應手，着意描述人物內心世界的轉變，所以後期作品已沒有早期那樣着重主題解釋的毛病。」海辛的小說不用多說了，還是談談他的散文吧！羅琅感嘆地說道：「據我所知，海辛幾十年寫的寫作著述中，也寫過新詩（包括兒童詩）、散文，但新詩及散文並未印成單行本出版。」真是十分可惜。

為了讓我們了解海辛的兒童詩，羅琅特意援引了一首如下：「許多年前/花神背着包袱種子/來到人間開闢園地/播種/栽培奇花異卉/他種植色彩/種植芬芳/種植歡笑/種植友愛/種植溫馨/也種植故事/去年，他回歸天界/卻留下一包袱藏種子/要孫兒青竹和好友明媚/辛勤播種與栽培。」這童話詩淺白易懂，兒童愛讀。看了非常意外，原來海辛比我更有童心。忽然想到海辛若能多寫一些兒童詩，那麼我們敬愛的黃慶雲大姐豈不是要遇到可敬的對手了？

時間如流水，流得飛快，如今，林蔭、海辛，已歸道山，羅琅亦不知所終，重陽節日裏，獨品香茶，無奈、惆悵益重。

左手握住月光

對面餐桌的食客，對着我這邊會心一笑，淡然純粹。我與先生並排而坐，同時用左手執箸的情景恰巧入了食客的眼簾。我也看見了他，他亦左手執箸，靈活嫺熟地吃着盤中美食。他也是一個左撇子！他的一笑，我深解其味，頗具幽默效果。此時無聲勝有聲，招呼盡在不言中：「嘿，你好，左撇子。」

早已過了在意別人眼光的年紀，所以在飯桌上，只要不是太過擁擠，我都堅持左手執箸。自小的習性，無法改變。我是家裏老大，父親極為袒護，在學習使用筷子的時候，父親也任我自主選擇，並無強迫改變我用右手。故此，無人敢教導我一定要改為右手。直到第一次去往婆家，才臨急抱佛腳地練習用右手執箸。過後，關於哪隻手執箸的問題，我只需根據場合情況而定，頗為自在。

擁有一隻靈巧的左手，是上天的恩賜。特別是右手也能勝任生活上的諸多操持技能，又能有左手的加持，往往能完成別人完成不了的工作。有一回，去頤園看望王先生，他的右手有傷，我問怎麼回事。他說，用鉗頭與鑿子清除牆邊夾角多餘部分，他習慣地右手執起斧頭，卻無法準確地落在鑿子帽上，結果把自己手敲了。我去看了現場，說，左撇子能解決。我家先生掄起斧頭，三下五除二地解決了問題。從那時起，頤園內凡是右手不能及的工作，我家兩個左撇子總能順

利解決。

我家先生參加單位乒乓球賽，能輕鬆地拿下第一名，也是因為他左撇子的緣故。我以為左撇子最大的好處，是左手寫字。有幾回替人簽字，為了區別於自己的簽字，就用左手代簽。

左撇子最適合的工作，大約是繡花。在流行十字繡的那年月，我也隨波逐流了一陣，不過因為左撇子的緣故，我做了一個架子支撐繡布，然後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操控着針線上下翻飛，極快地完成了一幅繡品。當我把梅蘭竹菊一套繡品完成以後，也就失去了興趣。

在我考上師範之前，我對針線極感興趣。假如我沒有當上教師，我可能會是一個出色的裁縫。納鞋底、扣鞋邊、鎖扣眼、釘扣子、紵被子、打補丁……裁衣裳，縫衣裳，腳跡縫紉機玩得飛轉。父親以為我不用心讀書，怕我考不上學，罵我應該橫針不拉直線。其實他根本不知道一個女兒的嬌生慣養需要父親的支撐，當我像半個母親一樣支撐家庭的時候，他已經忘記了初為人父時對我的那份初心。

大約是因為指尖的極度敏感，所以我對弦樂器格外熱愛，上手極快。當然堅持是更為重要的品質，於是現實需要我做出一定的選擇，手握筆桿、敲打鍵盤、彈撥絲弦還是成為了我堅定的熱愛。

余秀華詩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其書名輕輕觸在我內心深處的細弦

上。也許，在我的個體意識萌動那一刻，也有一抹月光輕輕地落在我的左手上，於是，我的左手，有一股淡淡的月光的溫柔，讓我領略生活裏獨屬於自己的那份寧靜與從容。誠然，余秀華的詩歌，有月光般的皎潔。在我看來，她的詩作超越了大部分詩人寫的詩歌，她的詩歌最大的特點是不矯揉造作、不故弄玄虛。有「你愛或不愛，我就在這裏」的堅定。余秀華曾說：「如果你們在讀我詩歌的時候，忘記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將尊重你。」是的，我深以為然。我總是通過讀作品了解一個作者，而不是因為這個作者才去讀他的作品。

我知道，我不過還在巧知巧能的層面上徘徊。與《菜根譚》裏所講的「涉世淺，點染亦淺，歷事深，機械亦深。故君子與其練達，不若樸魯，與其曲謹，不若疏狂」及「抱樸守拙、知巧不用」的生活態度與思維方式，還有差距。但我相信，有一雙左右開弓的手，即使眼睛花了，繡不了花，但總能自如應對生活拋來的風雨陽光。其時，我會拈花微笑，泰然自若。日本心理學家丸尾長顯氏曾說過：「左手是女性迷人的源泉，雖然在禮節上很少用它，但卻能充分表現女性的優美。」因此，有人作過一個試驗，假如你舉起右手指着下顎來觀察你的笑臉，其笑的姿態就顯得造作；倘若改用左手而笑，笑起來則顯得自然，耐看。如此說來，不妨左手握住月光，右手陽光明媚。

Philip背後的有趣故事

淑梅足跡

車淑梅

謝宏中（Philip Tse）是城中的才子、著名收藏家、香港廣告界名人、前香港藝術家聯盟主席，他創意無限，在音樂領域也曾監製過被譽為華語流行音樂史上的神級作品——鄧麗君巔峰之作《淡淡幽情》。到底這張不滅的成績表是如何誕生的？為什麼會想到將12首唐宋詩詞譜入樂曲當中？Philip 娓娓道來：「1982年，記得某天我在家寫字，選上了李煜的《烏夜啼》，我隨口以重南音的調子唱了，發覺效果不錯，就是這樣詩詞配樂曲的概念開始發芽。」

當時Philip找來了好朋友黎小田幫忙，屬意在廣州的紅線女（女姐）主唱，女姐好開心非常喜歡這idea，可惜在當年當地找不到一間好的錄音室去進行，計劃就此放下來。「隔了一大段時間，一次我到新加坡開會，剛好遇上了唱片公司的鄭東漢，我跟他談起此事，他立即搶說：『這計劃一定要留給我，我有一個最完美的人選！』我問是否鄧麗君？我認識她是早前何莉莉介紹的，他讀我說中了。原來她剛好也在彼邦，反應非常正面更揚言『非我莫屬』。後來，我們再回到淺水灣酒店開會，一口氣請來了很多大師級精英如盧東尼、顧嘉輝、黃霑、御用監製鄧錫泉等等協助，構思好快便成熟了。那段日子我索性不上班，我要參與其中，記得錄《幾多愁》的時候，錄到第16回我才肯收貨，她當時哭了，我明白她心裏一定想：『有沒有搞錯啊？我鄧麗君錄了15次都不收貨？』剛好那個情緒就出來了，我

就是要她那種淒涼和委屈。（可有擔心她不肯再唱嗎？）沒有，她是很專業的，我知道她很重視這張唱片，我甚至到她新加坡的家拍下不少古裝服式的照片，家裏的陳設好有味道，特別是那一張好古典的床。我先拍了一天，再將我要的mood告知操刀的林偉大師去完成，他不負所望，大家合作愉快。鄧麗君甚至親自煮東西請我和太太吃。其實，我要這張唱片與眾不同，我要每首歌都配上一幅嶺南派單鉅欽大師的水墨畫，更以林偉的攝影去表達現代的味道，將古詩的情懷以現代手法——去表達。」

「其實，鄧麗君不只一次說她很喜歡這個概念，當年我們第二集的詩詞都選好了，就在她和男朋友去泰國清邁度假之前，我、鄭東漢和她饒行共商這第二集的大計，決定去日本錄音，一切都定下來了……可惜她一去不回了，好可惜！」有可能請第二位歌手去完成嗎？「好難了。」

Philip有趣的故事有很多很多，可重溫香港電台《舊日的足跡》。而他剛剛將收藏之朝鮮油畫28幅，於灣仔香港藝術中心展出至11月18日，50%畫款義捐予藝術中心作推廣藝術發展用途。請多多支持。



●謝宏中先生（中）的收藏畫展開幕禮，他的愛徒紀文鳳（右三）和好友都來道賀。 作者供圖

自由的代價與邊界

點滴

陳復生

作為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我們曾見證2014年的「佔中」與2019年的修例風波。那些年，街頭的烽火、撕裂的社會、崩塌的秩序，成為我們這代人心中抹不去的集體創傷。我們曾為那份被政治狂熱吞噬的安寧痛心疾首。正因有過這段切膚之痛，當我看到近期法國接連爆發的大規模暴亂時，內心的震動尤為強烈。

法國，一個多麼特殊的國家。它是法國大革命的發源地，兩百多年前就將自由、平等、博愛寫進了人類文明的史冊；它標榜自由民主，甚至曾將又名「自由照耀世界」的自由神像贈與美國。在過去的傳統認知裏，法國是西方民主與人權的殿堂。然而，正是這樣一個將自由奉為神聖信仰的國家，如今卻陷入了火光冲天、店舖被砸、警民激進對抗的暴力泥潭。

隔著熒幕，看着巴黎街頭燃燒的汽車與混亂的廢墟，我彷彿看到了當年的香港街頭。兩者的導火線或

許不同——法國交織着移民衝突、經濟通膨與階級矛盾，香港則圍繞着政治意識形態，但在「社會運動走向極端化」的本質上，兩者如出一轍。

這讓我們產生了深刻的反思：當追求「自由」的訴求演變成盲目的破壞，當「民主」的口號被用來掩蓋暴徒的犯罪行為，這種自由還能稱之為自由嗎？法國大革命誕生了現代民主，但也曾伴隨著激進與血腥。歷史與現實都在警示我們，缺乏法治約束的自由，最終只會演變成摧毀社會的暴民政治。

香港付出了極沉重的代價，才從當年的暴亂陰霾中走出來，重新找回法治與穩定。這段路讓我們明白，沒有社會的穩定，繁榮與文明就只是空中樓閣。看着今日陷入混亂的法國，並沒有看熱鬧的預設立場，而是由衷希望這個偉大的文化古國能早日恢復秩序。

民主的討論需要理性，自由的實踐更需要邊界，莫讓百年前送出的自由神像，反諷了今日滿目瘡痍的巴黎街頭。



●1886年，法國將象徵自由民主的自由神像贈與美國。 作者供圖

移民後的生活實況

娛生樂與路

路美

香港藝人移民海外近年成為不少港人關注的議題，提到吳日言和鄧健泓分別在2022年及2023年移居英國同加拿大，其經歷某程度上反映港人移民海外真實處境——既有適應新生活的努力，亦有不少現實落差。

吳日言移居英國後，主要經營飲食生意，曾在當地開設茶餐廳，並透過社交媒體分享移民生活。從公開資訊可見，她需要親自落手落腳打理生意，與昔日藝人生活截然不同。鄧健泓則移居加拿大，與妻子在溫哥華生活，同樣轉行從事與演藝無關的工作，偶爾在社交平台分享日常。兩人的共通點是：離開香港後，名氣帶來的便利大幅減少，需要從頭建立事業同生活網絡。他們亦不時要面對文化差異同語言障礙，在日常溝通同商業運作上都要重新適應。

從物質層面看，移民海外未必意味生活質素提升。英國同加拿大的生活成本、稅率與香港各有高低，但收入往往不如在港時期，尤其藝人離開華語市場後，演出機會銳減。吳日言經

營餐廳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同體力，鄧健泓在當地的工作亦屬基層性質。所謂「好過」，更多在心態上的轉變——換取的是空間、節奏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考量，而非經濟上的明顯改善。

這種問題沒有統一答案，但幾個現實因素值得深思。首先是文化適應，語言、社交習慣、職場文化的差異，對成年人而言是長期挑戰。其次是職業斷層，香港藝人的技能同知名度難以直接轉移，轉行幾乎是必然。第三是社交網絡，離開香港的親友圈後，孤獨感是許多移民需要面對的問題。當然，若追求的是較慢的生活節奏、較大居住空間或子女教育選擇，海外確實提供不同可能。

吳日言同鄧健泓的例子說明，移民後的生活並非「自動變好」，而是需要重新建立一切。有人適應下來，找到新方向，亦有人最終回流。關鍵在於個人對生活的期望同適應能力。外國生活適合某些香港人，但絕非適合所有香港人。與其問：「係咪真係生活好過啫？」不如問：「我想要的生活是點樣的？」移民是一種選擇，不是答案。

文公子手記

文公子

文公子最近組織傳媒考察團，於10月19日起一連五天到訪海南，由海口進，歷遊定安、瓊海、萬寧、陵水，於三亞回港。

為期五天的旅程，文公子雖要幫忙打點團友需要，但仍能享受到身心非常放鬆的旅遊體驗。雖然海南暫時仍未是港人熱門的旅遊焦點，但確為可洗滌身心的好去处。

考察團的第一站是海口，一落機隨即到新發展的景點榮山寮參觀。榮山寮位於海口秀英區，由原始海邊沙地發展而來，早期因榮山村漁民在此搭建茅草屋定居捕魚而得名，已有四百多年歷史，被譽為「海口西海岸最美漁村」，於2023年被評為海南「2023百個特色旅遊村」，2024年被評為「海南省最美鄉村」。

村內保留火山石建造的老屋與傳統漁獵文化，2023年起，以「漁文化」為切入點，結合濱海風光、漁業資源和百年火山漁村文化，打造特色文旅品牌，如今則以「漁業+文旅」的創新模式，以水上運動、主題民宿、戶外露營、研學旅遊、美食打卡等，為遊客們提供別開生面的海島文化之旅。

一走進背山面海的榮山寮，水清沙白，岸樹成林，頗有置身經典電影《海角七號》的感覺。榮山寮並無將原居民的臨海屋舍推倒重建，反而是活化成各式商店和民宿。是次旅程，在觀賞了南中國海濱最美夕陽西下後，文公子與一眾媒體友好先到以該地吉祥物為主題的魚多多文化館體驗精品工藝，然後到世運美術館觀賞漂亮精巧的畫作，欣賞大師級的古琴演奏，再到海濱沙灘希望酒店的園地看海共飲，令人盡忘繁忙都市生活的桎梏。由於海口有火山，因此亦有溫泉

可泡。

告別海口，一站定安文筆峰，是傳承南宗道教的文化景點，屬於海南北部旅遊圈國家級AAAA景區，但其實也是一個養生休閒的勝地。由於到達時已近正午，大家先享用道家養生素宴。在這裏沒有素雞、素魚一類「齋口不齋心」的菜式，而是即製、即炒以在地食材烹成的素菜，既養生又美味。

飯後，文筆峰主理人安排了一位道長教授團友養生功夫，是八段錦頭第一式兩手托天三焦、第二式左右開弓似射鵰和第四式五勞七傷往後瞧，適合整日坐在辦公室的人伸展筋骨。原來文筆峰也有培植沉香，製成各式精品，有茶、有皂、有香珠、有精油，食用具促進脾胃運作，改善消化不良的功能，而香氣則能安定情緒，舒緩壓力。

如逢長周末假期，不妨往海南洗滌身心，為自己充充電。